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
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3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四大奇書第一種 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二十六

草木百篇新雨露
草木百篇新雨露
一且
草木百篇新雨露
草木百篇新雨露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 人直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天 成浩然沛乎
塞滄冥 可六尺孤能
寄百里命 關水滸全
傳論天 威名逢
場何辨 赤心當
報國忠 欽

忠義水滸傳一老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即教簡仁引去枯井邊望見長想曹操昔日之思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時匡下照洞上的約有八九丈深宋江哭曰柴大官想已沒了誰敢下去探視李逵曰我下去宋江曰當初是你送他今日正官根本與用教取一个大錢雙把索子縛定索上縛兩個銅鈴李逵坐下筲裡却放井中響心到底下李逵出來去井底摸看衣服叶聲柴大官那里亂動把手摸時只听井內微上声李逵

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好做正是
挽將一死酬知己 致令千秋仰義名
未知雲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日謝天地還有些氣郎時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三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見柴進頭破額傷及眼打爛兩眼畧開宋江看了甚是凄慘此請良醫調治李逵在底下喊叫宋江听得一叫放羅下去敢他上來李逵到上面曰你也不叫放羅下來接我宋江曰我們只顧看柴大官因此忘了休怪宋江教眾人扛扶柴進上車先把兩家老小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嘆兵家勝負之不可知也曹操于赤壁大敗之後而遺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八十萬之眾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矣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為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為大勝後之小挫

令李達雷橫護送上梁山
怕去却把高廉老小四十
口處斬將家私府庫財帛
倉廩糧米盡裝載上山宋
江引諸將離了高唐州經
過州縣秋亭無犯回到大
寨柴進扶病起謝晁宋二
公并眾頭領晁蓋敘另造
一所宅宇與柴進家小安
歇寨中作慶賀筵席却說
東昌寇州二處已知殺了
高廉失陷城池寫表申奏
朝廷高太尉奏知道君皇

帝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
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
調兵前去勦捕高太尉奏
曰量此輩寇不必與舉大
兵臣保一人乃開國之初
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孫呼
延灼使兩條鐵鞭有萬夫
不當之勇見授汝寧郡都
統制此人可以收捕梁山
泊賊寇天子准奏聖旨差
官賞詔前往汝寧郡宣呼
延灼來奏高太尉禮畢次
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看

由後而觀則曹操之算周瑜為大挫後之小勝
曹仁之決南郡又為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
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
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
蓋同患則相恤同利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
矣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為劉
實以自為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荆州
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為玄德取
之周郎魯肅又欲為孫權取之於是乃以破曹
而德色於劉因以素謝而取償於荆遂致孫與
劉終不得為好相識良可嘆也荆州之地

讓吳先攻而玄德思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
又思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
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
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
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
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思厚人乖
覺極乖覺處正是極思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
心處正是極老實處

呂布在濮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
賺周瑜同一賺也一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
賺使人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一則
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

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
天顏就賜雪色馬一疋日
行于里呼延灼謝恩出朝
隨高太尉至師府商議起
兵呼延灼曰稟知恩相下
官久聞梁山泊敗寇兵多
將廣不可輕敵願保二將
為先鋒高太尉問曰公所
保何人直教宛子城重添
羽翼梁山泊大破官軍功
名未遂凌烟閣姓字先登
聚義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高太尉與三路兵
呼延灼攬運環馬
幼辭父母去鄉邦
鉄馬金戈入戰場
截髮為繩穿斷骨
扯衣作帶裹金鎗
腹飢嘗把人心食
口渴嘗將虜血嘗
四海太平無事日
青銅愁見髮如霜
却說呼延灼與官木將保
舉陳州圍練使姓韓名滔
東京人氏武舉出身使條

詐降其後乃至於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
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妙支
曹仁以計走賺周瑜周瑜即以詐死賺曹仁即
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
則是周瑜之所自為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
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山則曹
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于曹操耳乃
曹操詐死未便真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
焉周瑜傲作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于真墮馬
金瘡真裂其初佯怒佯病佯死後乃至于真怒
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真妙事妙支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即呂蒙襲荆州之事所由

伏乎周瑜力戰而在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
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其即欲不報安得而
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于曹氏
非襲之于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
所既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夫異于呂
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
耳昔起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于
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于南郡
之側則何至為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既輕進
于前繼之失地又遲發於後是瑜之智始出韓
信之下

缺捌人呼為百勝將軍此

人可為先鋒又一人乃是

穎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

東京人氏累代將門之子

使一口三尖刀武藝出眾

人呼為天目將軍此人可

為副先鋒高太尉听了大

喜着得韓彭二將為先鋒

何愁強寇不成就押了牒

文差人星夜往陳穎二州

調取韓泊彭起赴京不旬

日之開二將已到京師亦

見太尉商議起兵三路調

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

妙在周瑜一邊實為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

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實寫雲長翼德兩邊在

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實之法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者三人結義時誓同

生死又將首卷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

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之自說通此

惡且說周瑜收軍將各各敘功用報與侯所得

降卒盡行發付渡江大犒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

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家商請

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

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玄德有壽

來共有一方五子軍馬出

城前寬闊路聲滔中軍主

將呼延灼後重催督彭玘

馬步三軍殺奔梁山泊來

探報趕到大寨報知晁宋

吳用曰來將河東呼延督

之後呼延灼武藝精孰使

兩條銅鞭先以為敵後用

智擒李逵曰我去捉這厮

來宋江曰我自負有調度奉

明百陣林中第二陣花榮

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第

四陣病尉遲孫立第五陣

禮上獻劉謝孫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問兇釋

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吃驚謝

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問某親

來相謝也劉謝孫瑜問之風瑜收了禮物發付

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

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子許

多錢糧日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

成誰知後來見肅須放着周瑜不死成備在公活馬肅

日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

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須收着孔肅曰

某願同往于是瑜與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

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

曰

宋江親自引七將在後左
軍五將未全雷橫穆宏黃
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
秀歐鵬馬麟郭盛水將李
俊張橫張順三阮兄弟駕
必接應李遠楊林分步軍
兩路埋伏救應調撥已定
前軍秦明八馬下山次日
掛號陳雲兩陣對目三遍
書角鳴虎氣江隊裡秦白
出陣馬上橫着狼牙棒望
對陣門旗開處薛滔出馬
怎生模樣詩曰

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裡為這些薄禮肯
來相謝正為南郡而來一當非玄德曰他若提兵來
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須知下應答
之文玄德曰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
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須數騎來接瑜
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須結果劉行至營門外交德
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
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
南郡之意否只得直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
相助汝知乃是玄德欲取若都督不取借必取之妙
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
何不取只泊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歸令

韜畧傳家遠胸藏志氣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暗更兼曹仁勇不可

高解橫攻木棚爰着錦反激一句瑜曰吾若取不得

征袍平地能擒虎空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為證都督休

懼射鵬陳州圍練便百絕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

勝將驍濟絕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

先鋒驍酒橫柳立馬罵曰妙取者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甚瑜與肅辭別立

天兵到地不思早降敢來妙德孔明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緣先生效備如

盡死秦明也不答話舞起此此回答雖一時說了長轉意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窮

狼牙棒直取韓演兩個戰此一身無立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

了二十餘合韓消力怯皆此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向不要別州

後主將呼延灼已到從中此話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應

軍舞起双鞭到陳秦門欲此劉表病時劉今日却相節妙玄德曰前景升之為

待來戰第一撥林冲已到此玄德曰前景升之為

玄德曰前景升之為

兩個開到五十合不分勝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

敗忽第三撥花榮軍已到主公為慮儘着周瑜去斬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

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中高坐立德是讓曹操先服而後取之孔明是讓周

軍彭玘揮刀出馬怎見得坐令人立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不測

彭玘英雄有詩為証此處不教明却立德大喜只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

剛不極三君是實心人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不妄心落得虛

秋霜陣前斬首將爭先做人情誰知後來却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

出戰場人稱天目將彭下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

玘最高強為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言隨後引兵接應

彭玘揮三尖刀出陣與花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為犄角之

榮交馬戰二十餘合呼延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為上若不能守則不

灼見彭玘力怯拍馬舞鞭千失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

百奔花榮聞不十合第四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此處赤其願借精兵

撥扈三娘人馬已到大門五百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

花將軍少歇看我提這賊縱馬來迎約戰四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人陣

花榮勒馬立住彭玘來戰奉指揮眾軍一重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

一丈青未定第五撥軍馬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在城心遂披甲上馬

又到陣前孫立看一丈青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人吳陣徐盛

戰彭玘兩個戰到二十餘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城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

合一丈青回馬便走彭玘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人救出重圍曹

環立功勞縱馬趕來一丈仁如此之勇以見下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

青按下双刀取出紅練套力衝散三人點次錯落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

索望空一撥彭玘措手不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

及拖下馬來孫立喝叫眾

兵向前把彭玘綁了呼延

灼

灼



灼看見大怒回則來戰一瑜怒欲斬之寫周瑜第一次失利衆將告免瑜即點

丈青相馬來迎兩個即到爲下文文怒孔明張本兵要親與曹仁決戰其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

十合戰不得一丈青呼延瑜亦計亦甚瑜服其論先殺甘

灼尋思曰這個潑賊到有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瑜令兵如此之勢早

手段真個破綻放一丈青以見下文之勝不易早

趕將入來呼延灼看他來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

得近提起鋼鞭望一丈青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

頂門打來一丈青眼快把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

刀一隔那鞭正打在刀口南郡棄城誘敵先有聲

上忽地一声响火光定散散出城誘敵爲之作引其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司

一丈青回馬便走呼延灼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

拍馬趕來孫立便挺鎗迎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爲周瑜第二

住者後來江人馬已到文怒孔明探馬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

成陣勞一丈青跨馬回山驚程曹目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

坡去了宋江見捉了彭玘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

大喜陣前看孫立與呼延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

灼交戰兩個都使鋼鞭更人在此代當吾在蒙自留凌公續當之蒙爲前驅都

又一帳打扮二將在陣上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肯暫

左盤右旋關到三十餘合代吾在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

不分勝敗宋江看了大喜勝其任矣又寫周瑜元兵如此之瑜大喜遂留兵萬

不已後面韓滂尺起軍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殺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

向前廝殺宋江將鞭稍一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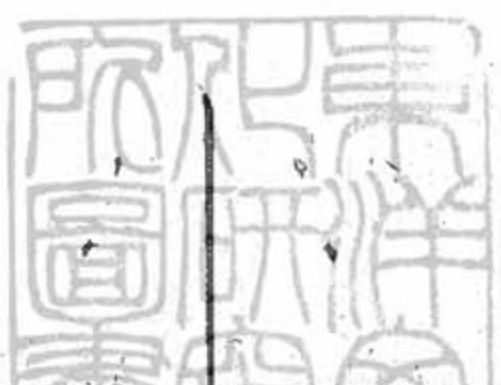
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北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

士掩殺過去皆後四路軍吾可得其馬也得馬之利恐不足瑜從之差軍去訖

兵分作兩路夾攻呼延灼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人以救甘寧周泰

收轉本部軍馬陣裡都是瑜從之差軍去訖

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人以救甘寧周泰



連環甲馬上帶甲只露得願往即時綽月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
 四蹄落地人挂鉄甲只露靈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寧
 出眼睛宋江陣上射將箭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又寫周瑜分兵如
 去那鉄甲都護住了身鉄此之勞以見下文
 甲軍拈弓箭對面射來因不勝却說曹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
 此不敢近前宋江急教鳴南都報知曹仁二而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
 金收軍呼延灼亦退二十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
 里下寨宋江山西下寨刀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
 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起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
 身隔退軍上親解其縛扶兩次失利
 入帳中分賓主而坐宋江纔得一勝
 便拜彭玘連坐答禮曰小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
 子被擒理合就死將軍何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
 急何不折丞相遺許觀之以解此危此處妙曹仁曰

故以負祀待我宋江曰某汝言正合吾大遂折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

等無處容身暫依水泊權飯乎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將聲
 時避難今朝延委將軍前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
 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
 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邊虛搦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
 鋒快狼虎威望乞怨罪彭此是曹操鎖裏之計以詐走賺周瑜也方在赤壁真
 玘曰久聞將軍仗義行仁走之後又教曹仁詐走之法有赤壁之真故不待南
 今日果然多蒙存留微命詐耳瑜暗付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
 宋江曰某等只待聖主寬布雨軍為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
 恩降赦招安那時捐生報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
 國方死不辭就使人送彭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
 玘上大寨與鬼天王門見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
 計議軍情却說呼延灼傳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關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敗



令發三千鉄甲馬軍排列
擺開每三十疋一掛却把
鉄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
箭射近則使鎗三千連環
馬軍分作五隊鎖定五千
步軍在後接應次日天曉
出戰宋江將馬軍分作五
隊在前後軍士將旗擁兩
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
先與呼延灼交戰只見對
陣兩喊並不交鋒宋江看
了心中疑惑教後軍且退
拍馬直到陣前窺望口見

以誘周瑜見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目引軍馬道
至南郡或作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妙筆似韓
高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止又無
人遂令眾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人瑜在背後縱馬
加鞭直入襄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
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
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擲入陷坑內周瑜
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前受
萬枝箭此一箭却受得不好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
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
墜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兵兩路殺
田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往

對陣連珠炮响一千步軍
分作兩下放出三隊連環
馬頂冲將來兩邊弓箭亂
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大
驚急令眾軍施放弓箭抵
敵不住每一隊三千疋馬
一齊跑發連環馬軍漫山
遍野直撞將來五隊軍馬
攔當不住各自逃走宋江
飛馬奔走十將擁護而行
背後一隊連環馬軍趕來
却得楊林李達伏兵殺到
救出宋江走至湖邊水後

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馬問前
失利愈見下丁徐一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
者用鐵釘子取出箭頭將金瘡與敷掩瘡口瘡不可
當飲食俱廢為周瑜受如此之創又醫者曰此箭頭
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伏後
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
來勸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
來罵戰程普忍瑜生氣不敢報知至第三日牛金直
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既彼則又被罵
不程普與眾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
此處文一作一頓正應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
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

救出宋江走至湖邊水後

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



張順張橫三阮水軍頭領
擡下戰船接應宋江等上
船那連環馬趕到水邊亂
箭射來慌忙把船掉開到
金沙滩頭盡行上岸就水
裏點視人馬折其大半只
見石秀時廷孫新顧大嫂
逃命上山報曰步軍冲散
將來把店屋平拆去了宋
江撫慰計點眾頭領中箭
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
秀孫新苗信軍校中傷帶
箭者不計其數宋江盡教

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攔路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振住
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眾將曰
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
恭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
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
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
曰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
處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富
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為我一人而廢
國家大事乎語亦甚壯言訖即披甲上馬身以見下交之
勝不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
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

上山養病呼延灼大獲全

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大再不敢正觀我兵馬猶未絕

勝賞犒三軍差人往京師

瑜從群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四夫見周即否甚甚曹

報捷高太尉所報心中大

軍首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眾將曰可大罵之眾軍

喜次日奏問天子龍顏大

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

統勅賜黃封御酒十瓶錦

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有此假怒以曹兵衝

袍一類錢十方貫差官管

求眾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

去行營當軍呼延灼韓滔

曹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答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

聞知天使至迎接到寨謝

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

恩分俵賞賜置酒款待天

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

使呼延灼曰只恨四面是

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劫於四下

水無路可通進退無處除

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鳥周瑜費如此

非火炮飛打以燒賊巢久

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操號孔明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

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操號

孔明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

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操號

孔明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



作轟天雷善造火炮能云驚雷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塞盡皆挂孝赤壁

四五十里石礮落天崩一片紅南郡城外一片紅白真前假曰正復相對却說曹仁在城中與眾商議

地裂更兼此人武藝精熟言周瑜怒氣冲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

若得天使回京于大尉前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箇軍士來

說知此事急差此人來相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用其人曹

助尅日可敢賊集天使應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歸

允辭別回京來見高大尉聚即死今眾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

備說呼延灼求砲手凌振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即商議入晚便去

助敵高大尉即差人去甲力舉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不能殺活周

仗庫請副使砲手凌振到周郎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慢曹仁遂令牛金為

府此人祖貫燕陵人民有先鋒曰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只留陳矯領些少

詩謔曰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為下文孔明等初更後出

火砲落時城郭碎

烟雲散處鬼神愁

轟天雷起馳風爆

凌振揚名四海州

凌振亦見高太尉受了行

軍統領之職便教登程把

應用烟火藥料就做下諸

色火炮裝載上車取路拔

梁山泊來到行營亦見生

將叫延灼先鋒韓滄便問

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

去處安排三等砲攻打第

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鈴

砲第三是子母砲在水邊

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

回周瑜程普收住眾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

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

置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軍刺刺而走又遇音

軍大殺一陣四路之後又有兩路寫諸將如此曹仁勢苦功高又為下文怒孔明張本

首尾不能相救曹仁



豎起砲架准倫宋江正在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一向住了這幾時周瑜大怒
 舉內和吳用計議破陣之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一
 策細作探來報曰東京新引數千軍馬徑取荆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
 差砲手凌振今在水邊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
 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荆州守
 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荆州荆州一路又一探
 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宣兵符
 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
 一陽一路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又總
 亦用虛寫
 可取者不費力 周瑜曰諸葛亮無得兵符陸普曰他
 彼者亦不費力 周瑜曰諸葛亮無得兵符陸普曰他
 擊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探馬口中不敘陳香
 敘事 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別是詐 曹仁此正
 妙品 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別是詐 曹仁此正
 放了三個火炮兩個打在

水裡一個打在鴨嘴灘邊是

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愈

間眾頭領皆失色吳用曰

先捉此人方可破敵即今

李俊張順張橫三阮六人

掉艇如此行事岸上宋全

如此接應分作兩隊李俊

張橫帶了五十隻快船從

甘藍深處探路過去背後

張順三阮掉四十隻小船

接應李俊張橫便去砲架

邊吶喊把砲架推倒軍校

趕上報知凌振披挂綽綽

幾郡城池無我分

一場幸甚為誰忙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荆州者大漢之荆州而非劉表之荆州也非劉

表之荆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為劉表

之荆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

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吳之攻

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

之相攻而復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

上馬引一千餘人趕來李俊張橫便走凌振趕到苦葦邊看擺下四十隻小舡見李俊張橫跳在舡上凌振人馬趕到泊邊李俊張橫跳入水裡去了凌振人馬便來搶舡奪得許多舡凌振教軍士盡數上舡便殺過去舡到波心只見岸上朱仝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趕起三百水軍把舡尾截住水都滾入舡來凌振急待回舡七尾

松槽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鑽出兩個頭領把船只一板仰今轉來凌振却被番下水裡去了被阮小二撈住直抱到對岸來便把索子綁了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內有逃生性命報呼延灼領軍趕來舡已過鴨嘴灘去了只得引人馬回寨宋江所知捉了凌振便同滿寨頭領下關迎接見了凌振親解其縛凌

質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前卷玄德所取者荊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荊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淝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為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淝又適為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虯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髯之趙雲及黃鬚之曹操皆奇矣而又自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自眉

雖然形貌未耳舜目重瞳重耳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論而霸或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為荊州牧以安衆心可見荊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勢耳使玄德於劉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知玄德之遲於取荊州未為失算矣或曰荊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立德不背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荊州者康吳之所必爭也官權借劉琦以

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寨覓了彭玘已做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曰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專等招安我等到此只得從令凌振曰小可在此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必遭誅戮宋江曰信請放心即日取來助統領凌振拜謝並益令設筵席慶賀凌振請破連環甲馬之策只見湯隆曰小子不才願獻一計除是

這般軍器有一個哥七可以破得吳用問曰賢弟你令兄是誰畢竟湯隆說出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吳用便時行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雁鏢鏢甲人稀見

懸在高梁未易圖

寘夜便施擲擲手

潛行不覺虎狼徒

河傾斗落三更後

燭滅燈殘便日初

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習戰玄武之時未嘗須臾忘荊州也外患既道我何能存定荊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遠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憂是以別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雲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那道柴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卽一卷之內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

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恥以其姪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為兄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為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為親却是極疎子龍之怒趙範以為疎却是極親繼通譜便令見嫂是肯以之為兄也親也繼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為兄也疎也繼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為弟也疏也然繼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為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



神物竊來如拾芥

前身只恐是偷馬

却說湯隆對眾頭領曰若
要被連環甲馬須用鈞鑣
祖傳有面樣在此我有個
姑舅哥上在東京做金鎗
教師徐寧會使鈞鑣鎗他
先祖留下一副雁翎翎就
圈金甲披在身土刀劍箭
矢不能透入喚做響身現
這副甲皮匣盛着挂在房
中梁上若是得他這副甲
來不怕他不來吳用曰若

弟兄真是兄弟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
惜莽相如負郭皇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鍾又憐
美玉環不遇羣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
紅拂今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干牛老拳一擊
打斷了鴛鴦仙禧美酒三盃搗不合行雲巫峽
雖非認義哥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
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荆襄如何
不氣真是氣殺氣傷箭倉半晌方甦眾將再三勸解瑜曰
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昱謀可助我
攻打南郡定奪奪還東吳請者至此必謂下文正議

是如此即今時廷去走一

問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琦爭葛亮共執

遭時廷應曰小人便去湯

唯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

隆曰你盜得甲來我便賺

操相持尚未分成就主公見攻合肥不下為前文補筆為後文

他上山與宋江附耳曰如

不爭自家五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

此宋江喚楊林去潁州取

魯肅見識到底是結劉以也曹泥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

彭地老小楊雄和薛永往

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玄德自受衣帶詔後

東京取凌振老小李雲往

勢不復與曹操合矣然瑜曰吾等用計第損兵馬費

東京收買烟火藥料湯隆

在東吳搆之何必不然也瑜曰吾等用計第損兵馬費

打造鈞鑣鎗又令戴宗打

錢糧他去圖見成豈不可恨風是誰家的肅曰公瑾

探消息却說時廷來到東

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

京投店安下次日進城來

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

華間金鎗班教師徐寧家

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妻兒劉玄

有人指日人得班家門裡

德有語說雲蒼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

未紅黑角子門便是時迂
轉人班門裡先看前門次
看後門一盞高牆兩座樓
屋時迂看了等到晚間看
見土牆後一株大梧桐便
扒將上去悄悄望時只見
班裡兩個人提灯笼出來
閃閃密鎖時迂見班裡悄
靜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走
入後園後園牆上扒過去
看裡面却是小小院子廚
房光明兩個了環收拾未
了時迂却從牆柱盤倒樓

入南都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嚴肅暗羨曰
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眼中補寫孔明軍士報入城中說魯
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請禮畢分賓
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
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圖
皇叔亦是實話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
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荆襄使江
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
之言不激不孔明日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
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
升之基業吾中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
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仇而孔明權借劉表以討

上見徐寧和娘子對炬向

火懷裡抱個孩兒時迂看
那回房裡梁上果有個大
皮匣拴在上面听徐寧叫
梅香開了衣服了環就春
臺上插了紫綉回領放在
包袱內約至三更徐寧自
明日天子駕幸龍符宮早
起五更伺候時迂村曰我
若半夜下手不得城推
到五更下手不遲徐寧去
妻雁了四更竟來便喚了
環起來燒湯兩個使女起

東吳者以子敬魯來
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尚

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
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趙雲之至南郡公
用先敘在前此省筆之法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謂
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屏風後乃蔡夫人所
琦曾請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
便如何一見便望他死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
若不在別有商議語甚合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
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語甚合道豈真
相待真龍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
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
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語必

來匿了樓門去後面點燈
 時提部從柱上溜將下來
 到後門邊伏了梅香討了
 燈火入厨下安雜酒食出
 來與律當吃一背上衣祿
 得了金鎗听候等出門去
 了時江使上樓去直懸到
 梁上伏上兩個使女復上
 樓去睡時江在梁上把若
 管兒指燈安人那燈滅了
 却從梁上輕口呼下皮胆
 下來徐寧娘于所得兩叫
 梅香口梁上甚應响時江

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荆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子敬別無妙策
 不過望劉琦死 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
 其可發笑 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肥累戰不捷幾書所
 便者口中 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赴合肥相助此
 周瑜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病令程普部領戰船
 士志來合淝聽孫權調用以下曹敘玄德一邊那說
 劉立德自得荆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兩議久遠之
 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
 日之恩十分相敬又將留侯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
 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



做老農厮打便就學老農
 溜將下來背了皮匣開了
 樓門直開外門來到班門
 口隨班人出門開了錢時
 江從隊裡出去奔到城外
 天色未明後裏便走四十
 里外店裡做飯只見戴宗
 進來時江開了皮匣取出
 雁翎鎖子甲來做大包袱
 與戴宗背接梁山泊去了
 時江把皮匣拴在担上吃
 飯挑担出店便走二十里
 撞見湯隆曰你只從這

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謨字幼
 常帶敘馬謖為後其最賢者皆問有白眉長字奉
 常伊籍前會諫馬此又馬良之德前破張武得一鄉
 常馬今取荆州又得一馬良馬良相映成趣鄉
 世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之賢不賢不
 若自謂而遂良則今之在借之白不自也
 社日生者豈善賢人耶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立
 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立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
 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
 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善人以守之就奉奏公子為
 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謝東吳馬良亦
 借公子以安民心前後相應
 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稍收錢糧以為
 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為後交取立德大喜遂問四郡
 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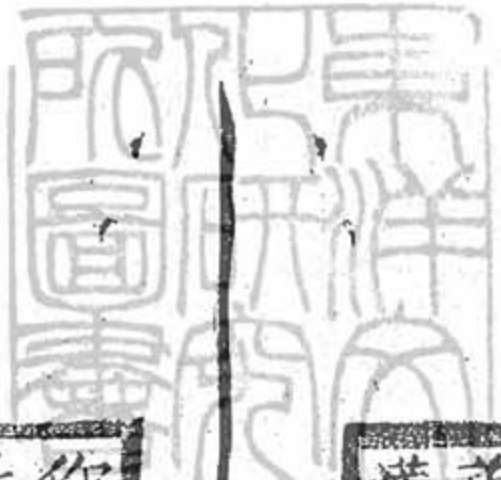
條路去信遇路上酒店門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立德遂用
上若見有白粉圈兒就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
那里欲把這皮匣子放在替雲長回荆州照應前交便調兵取夷陵差張飛為先鋒
他眼睛頭面此間一程外趙雲合後孔明立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
等我時這依計去了湯隆却投東京城來徐庶家裡
天明方知夜來失了皮匣娘子令人報知徐庶回家
大怒曰這一副雁翎鎖子甲乃是上祖流傳之寶今
早起來因何有失娘子曰乃高手賊來盜去你本人
緝訪出下落徐庶正納悶



問忽當值報曰延芳府湯出一輔四輪車直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
知寨見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教請進相見湯隆綸
頭拜下說曰哥上一向安樂徐寧白聞知弟已歸天
不能前來用問賢弟今從何來湯隆曰自先父將危
之且存下兩條赤子金有二十兩與哥已作遺念因
此送來與哥已徐寧曰多蒙舅兄如此聖念我恨恨
替教安排酒來款待飲酒間徐寧問曰不日湯隆問
安敢侵我境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上寫着
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太公高懸高叫反賊
道榮引兵萬餘離城至千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
將郡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賢與邢
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
官荆州此處便是雲長守荆劉封守江陵却說
劉封守江陵却說

曰哥七為何不悅徐寧曰振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
 夜來被盜偷去先祖留下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寫得道榮料敵
 鎖子甲以此不悅湯隆曰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
 那副甲我會見來放任何此處是孔明用計道處被人盜去徐寧自我用
 紅羊皮區盛時拴在臥房妙在不先說明梁上不知那里賊盜去湯
 隆假意驚曰紅羊皮區真不是上面有緣頭中問
 獅子滾绣毬的徐寧自兄弟那里見來湯隆曰小
 弟昨夜酒店見個解眼睛漢子担兒上挑着我問曰

孔明劉賢依計當夜三更果然有大寨軍到寨口每
 人各帶火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
 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讀劉賢道榮兩軍乘勢
 追趕至此必謂孔明中計矣趕了十餘里重圍不見奇絕劉賢道榮大驚急
 回水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笑出一將乃張翼德也
 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
 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
 殺出一鎗刺道賢於馬下全是孔明調度劉賢急撥
 馬奔走背後張飛起來活捉過馬細縛見孔明賢告
 曰那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今釋其縛與
 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交投降待別道榮
 賢則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天陵見



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
 平應曰原是盛田的必是
 此賊盜去何不趕奪徐寧
 听了急上提了朴刀便和
 湯隆由東門城趕來行了
 四十里見酒店門上画有
 白圈湯隆曰我們入店吃
 碗酒去問店主入曰曾有
 個解眼黑漢子挑個紅羊
 皮匣子過了去店主入曰
 昨日是有個人過去了一
 似腿土吃跌的走湯隆曰
 哥七却如何徐寧所了便

孔明劉賢依計當夜三更果然有大寨軍到寨口每
 人各帶火把一齊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
 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讀劉賢道榮兩軍乘勢
 追趕至此必謂孔明中計矣趕了十餘里重圍不見奇絕劉賢道榮大驚急
 回水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笑出一將乃張翼德也
 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先敘明劉賢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
 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
 殺出一鎗刺道賢於馬下全是孔明調度劉賢急撥
 馬奔走背後張飛起來活捉過馬細縛見孔明賢告
 曰那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今釋其縛與
 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交投降待別道榮
 賢則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天陵見

趕前面又見客居門上有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
那白圈湯隆立住自走不豎起隆旗六開城門賞捧印綬出城竟投立德大寨
動我和哥且就歇下明
日去趕徐寧自我是官身
倘點名不到怎了湯隆曰
無妨嫂且自會推托事故
富眠又在客店裡問店三
日昨夜有個鮮眼黑瘦漢
子住我店裡今早方纔去
了只問山東路程湯隆曰
我們明日定然趕得着次
日兩個又趕湯隆但見壁
上有白圈兒便去買酒問
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書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

路處上說得一般徐寧只
要那甲只願跟湯隆趕去
切見時廷放下担見在那
甲坐湯隆曰那個不是哥
上的匣子徐寧見了向前
揪住喝曰這賊大胆盜我
這副印來時廷曰是我認
去的甲你看匣子裡有甲
也無湯隆打開匣子看時
裡面却是空的徐寧曰你
將我甲那里去了時廷曰
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
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叫
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

趙雲去前是兩將雙立戰張飛不服立德喝退趙雲
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
太守趙範急聚眾商議官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
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
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忽夾敘陳應鮑龍二
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崔若來某二人願為前
部趙範曰我聞劉立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
閉張極勇令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
中如人無人之境又將子龍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
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文張不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
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拘不過只得應
允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



做郭六官人要結識老神
經畧相公知你家有這副
甲不背責使我同李三來
盜許我們一萬貫錢昨夜
在你家跌下來胸了腿李
三把用先拿去了只留空
匣在此若是不捉我到官
和你去取這你徐寧只得
依他三個投客店來一處
歇宿時這故意孔禱了脚
只做閃閃行徐寧見他脚
疼不便次日三个又行一
日徐寧心焦正行間見
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繚又而出趙雲挺鎗出馬責
罵陳應曰吾主劉立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轉公子劉
琦同領荆州又將前事一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
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願劉備趙雲天怒捷鎗驟馬
直取陳應應撻又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百合陳應
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道趕陳應回領趙雲馬來
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
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
回寨敗軍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景安敢敵
我我今不殺汝於汝回去說與趙雲早來投降與孔
那道榮陳應謝罪抱頭鼠鼠回到城中對趙雲言
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

路傍有四個頭目拽出一
輛空車那客人見了湯隆
納頭便拜湯隆問曰兄弟
因何到此那客人曰往鄭
州做買賣要回泰安州去
湯隆大喜教與徐寧相見
寧問曰是誰湯隆曰我去
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這
個兄弟名喚李榮今有空
車可搭而行徐寧曰既如
此這張一走得慢都去車
坐行徐寧問李榮曰你那
泰安州會有個郭六官否
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尖如其來子龍見婦人身穿縞
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雲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
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
範同年雲長範四箇月範遂拜雲為兄二人同鄉同
年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請至此必謂二趙更一
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
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女居民執香伏
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雲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



卷之二十一
二

李榮曰鄧太官是本州財素稿或某由有傾城傾國之色誰想此時恐乃問範

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獨使子

龍改容敬之道學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親無

返一日到梁山不遠李榮謝道學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

就車上吃三盃李榮拈出載正當再醮家嫂暮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

瓢來先碩一瓢來功徐寧之時矣

一飲而盡不移時只見徐載正當再醮家嫂暮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

寧口角流涎醉倒在車子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

上李榮却是樂和趕到車全名聞天下第三要相貌堂堂威儀出眾第三要與

子送到朱貴酒店把徐寧家兒同姓再醮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

上解來來到金沙灘上岸奏請的這樣揀法其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

報知大寨宋江和頭領下與家兒同姓正合家嫂所言怕今兒未必肯奏若

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為妻前呼聲兒此

忽喚呼將軍

山接着用解藥解了徐寧正恐呼兄則有結草之親何如雲蘭言大怒而起

開眼見衆人大驚便問湯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

降你如何賺我到這里湯此亂人倫之事乎趙雲看得通譜為泛趙雲看得通

降曰哥上小弟久聞宋公認真如趙雲者方可通之趙雲羞愧滿而答曰我

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扶天下趙範不少坏宜子細

大寨人懸今被呼延灼用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贊之意

連環馬冲陣無計可施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不

弟獻此鈎鑊鑊法除是哥打媒人還只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

哥能使因此定計請哥上負打兄弟

上出采宋江執盃向前曰去了只索與他厮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

某等暫居水泊專待招安兩箇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

天行道徐寧自家中妻陣上擒之那趙雲是破開而詐降今兩人陳應曰必

須臾此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

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寫趙雲遂教喚



子焉了宋江日觀察放心
入三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道範買

早晚速取宅眷到此完聚
東吳將有此事只等將軍醉了扶人後堂謀殺將

請到大寨晁蓋蔡安排筵
頭去曹水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 人見將軍怒出

席作慶筵宴筵間講使鈞
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伴喜置酒與三人痛餘

鎌鏡法衆皆大喜而散不
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于下人間之果是計

旬日楊林自願州取到彭
降那道榮之詐孔明此裏明白陳 雲喚五百軍人各

玳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
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

凌振老小李雲收買烟火
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鮑

藥料回寨獻宗湯隆取徐
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

寧老小上山徐宜見了妻
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妙在卽 城上聽時說陳鮑二

子驚問曰你如何到這里
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妙在卽城上

妻子曰自你出門數日忽
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張左右

見湯叔上拿那雁翎甲來

說道哥也于路病危教嫂
提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第二次飛報玄德玄德

嫂和孩兒快去看視把我
與孔明親赴桂陽迎接人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雲

扶上車子直推到這里徐
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

寧只得吞舌忍受晁蓋撥
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今若娶其嫂

定房屋安葬徐寧老小宋
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其婦再嫁使失大節二也此

江吳用請徐寧教衆軍李
夫婦起見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

使鈞鑣鎗法眾軍頂天叩
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此從君臣

謝徐寧曰小弟尽心敘演
揮拳之時已不認趙範為兄弟則得桂陽之後何妨

當日眾頭領看徐寧拿鈞
也起見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

鏃鎗自使一回眾人看了
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落落丈夫

喝承不已徐寧教眾軍曰
做媒不先玄德做媒亦 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

夜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
不允樊氏可謂奇 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

腰帶裡上成七路三鈞四



漢才不... 三

撥一撥一分共使九個愛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不是眼紅只撥三千軍

法此是鈎鏃正法就一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誰知後來偏

路上敷演教了眾頭領大喜就當日為始山寨中軍

士曉夜習學交戰步軍滅林伏草鈎蹄拽腿下面三

路暗法半月之間教成六七百人俱各會使鎗法詩

云 四撥三鈎通七路 共分九變合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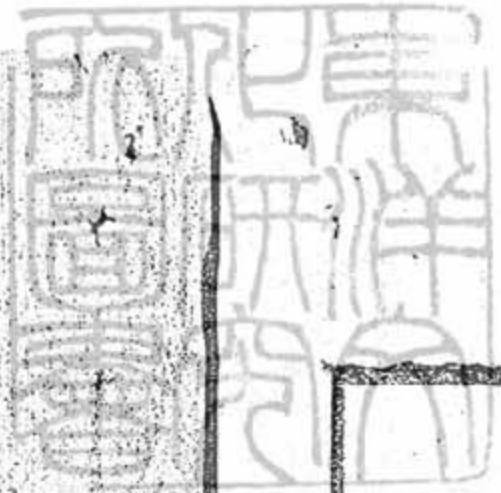
二十四步那前後 一十六翻大轉圍

破銳推堅如泣朽

孔明大喜曰習德要丟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奇策 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天
圖
書

